

民間故事叢話

趙景深著

國立中央大學
民俗學會叢書

民間故事叢話

趙景深著

民間故事叢話

編著者

趙

景

深

編審者

民

俗

學

會

印行者

國立中央大學語言歷史研究所

發售者

志讀書社合記

代售者

各

省

大

書

坊

承印者

惠愛東路文化印務公司

中華民國十九年二月

(定價大洋二角)

目次

頁數

亞當氏的中國童話集·····	一
白朗的中國童話集·····	七
中西民間故事的進化·····	一五
海龍王的女兒序·····	二七
孫毓修童話的來源·····	三五
民間故事雜抄·····	四一
四遊記雜識·····	四七
高加索民間故事·····	五一
俄國民間故事研究·····	五五
木偶奇遇記·····	五七

亞當氏的中國童話集

在我的童話論集中我已經評過皮特曼和費爾德的中國童話集，在我的民間故事研究中還評過馬旦氏的中國童話集，現在我第四次又來評亞當氏 (Marion T. Adams) 的中國童話集 (Thirty Tales From China) 了。這是兒童叢書 (Books For the Bums) 的第五十二種，只是薄薄的一本，僅僅含有四篇故事。不用說，凡是歐洲人所編的中國童話集都是荒唐可笑的，亞當氏的一本自然也不是例外。不過他們也有一種長處，故事的本身雖然大半是西洋民間故事的喬裝，牠那瑣碎的點綴或描寫却是在顯出我國風俗人情與他們不同的地方。例如第一篇寶石湖 (The Lake of Gems) 的開端便說中國的小孩豬尾巴 (Pigtail 多麼難聽的名詞，主編者史鐵德還在序中諄諄的勸戒孩子們，要他們不要看不起黃種人呢！) 上要繫一根紅絲線，頸上還要套銀圈，便可不致被妖怪捉去，我們確有這種迷信，但用意不是避妖，只是不致短壽而已。湊上一百家的錢來打一個百家鎖也是長命的意思。寶石湖篇內還說到月下老人管凡人婚姻，以紅線繫男女之足。第二篇元宵 (The Feast of Lanterns) 還說到月中搗藥的鬼子。諸如此類，都是值得稱讚的。

說到內容，可就不敢恭維了。這四篇童話可以說是沒有一篇不是杜撰或是改作的。我們看過以後，只覺得牠們是西洋童話，不是中國童話。

第一篇寶石湖大意是說裴航赴長安求學，從平道遊，學成將歸。裴航想取道金橋，平道指點他走紅橋，便可得妻。裴航路走倦了，便倒在紅橋上熟睡，夢見一個名叫雲英的姑娘與他相會。雲英確有其人，是巫女的女兒，所以能入人夢境。裴航醒後，向一家茅舍求飲，因見老巫和雲英。裴航求婚雲英，老巫不許，云已將雲英許給八十歲的富翁了。裴航堅求，老巫便說她的臼杵已壞不能搗藥；如裴航能赴魔王所守的寶石湖取臼杵來，便將女兒嫁給他。雲英給他六粒紅子，有將大河縮爲小溝之魔力；他母親又給他六粒白子，又有將小溝復原爲大河之魔力。因此他平安的跳過藍白紅三河，向魔王求取臼杵，魔王想他使河復原，只好送杵白給他，杵白極大，裴航又用紅子使其縮小，臼中滿載寶石而歸。沿途丟放白子，使三河復原。現在裴航比富翁還富了，因與雲英成婚。復擲白子於臼中，使臼杵變大；後來雖想再擲紅子，奈已爲雞將餘子食去，老巫只好眼望着兩人高的杵臼，對牠嘆氣。此篇前半根據唐荊所作的裴航傳，但亦有錯誤；後半簡直完全是杜撰了。

第二篇元宵前半是哈特蘭德在童話與中所謂「仙鄉淹留傳說」。(The Supernatural Japan)

of Time in Fairyland)美國文學家華盛頓伊爾文的見聞雜記中有一篇李迫大夢(Hip Van Wink)便是屬於這一類的。格林的彼得牧人和高加索的求不死國的人也都是屬於這一類的。我幼時在寧波的小學裏讀書，初學寫字，填一種紅字，在紅字上塗上黑墨，有一種是『上大人』，有一種是四句詩，詩云：『王子去求仙，丹成上九天，山中方七日，世上幾千年。』幾字似爲茶兒之几，這二十個字筆畫都很少，連接起來又有意義，以便兒童學寫。但在現在的我看來，卽此二十個字，已經足夠抵得過一篇李迫大夢了；也就是說，仙鄉淹留傳說的輪廓都已經在這裏了。前些天偶讀段成式的酉陽雜俎，看見卷二記有兩段故事，也都是仙鄉淹留傳說：

『長白山相傳古肅然山也。峴南有鐘鳴。燕世桑門釋惠霄者，自廣固至此峴，聽鐘聲，稍前，忽見一寺，門宇炳煥，遂求中食。見一沙彌，乃摘一桃與霄，須臾又與一桃，語霄曰：『至此已淹留，可去矣。』霄出，迴頭顧失寺。至廣固，見弟子，言失和尙已二年矣。霄始知二桃兆二年矣。』

『貝邱西有玉女山。傳云：晉大始中北海蓬球字伯堅，入山伐木，忽覺異香，遂迴風尋之，至此山，廓然，宮殿盤鬱，樓台博敞。球入門窺之，見五株玉樹。復稍前

有四婦人，端妙絕世，自彈碁於堂上，見球俱驚起，謂球曰：「蓬君何故得來？」球曰：「尋香而至。」遂復還戲。一小者便上樓彈琴，留戲者，呼之曰：「元暉何謂獨升樓？」球樹下立，覺少饑，乃以舌舐葉上微露。俄然有一女乘鶴而至，逆悲曰：「玉華，汝等何故有此俗人？」……球懼而出門，迴顧忽然不見。至家乃是建平中，其舊居巢舍皆爲墟墓矣。」

元宵的前半與上面所說的六個故事差不多，大意說王子入山探樵，他的兒子漢鍾和女兒何仙姑（什麼話！）堅囑早些回來開燈會。王子入山既深，看見兩個老人在洞中下棋：大約這兩個老人就是三國志演義裏趙顏求壽時所遇見的仙翁了，也就是酉陽雜俎裏彈碁的四個婦人了。在李迫入夢裏仙人是打球的，於此也可證明東方是靜的文明，而西方却是動的文明。話說遠了，勒住馬頭罷。王子看那兩個老人下棋，老人給他一樣圓東西喫，香甜異常，喫下肚後，立刻止餓。王子拿起斧子要走，斧已立刻成灰。及至走回城中，一個人都不認識，早已在幾百年後了。王子只得再到兩個老人處求教，老人要他乘鶴取龍所吐之水，以此生命之水送給月中兔子，兔子便可使他與家人相見。他一一做了，兔子果然打開一個窗子給他看。奇怪極了，在月亮裏也可以看見他方纔所到過的街市。兔子說，這叫做現在。後來兔子又打開過去

的窗子給王子看，王子便看見他的妻和他的漢鍾與何仙姑正點着輝煌的燈在等他回來欣賞呢。他恨不得跳下去，忽然窗子愈變愈大，與門一樣，還有階石，王子便走了下去，與家人團聚。

第三篇柳花盤(The Story of the Willow-Flower Plate)似乎是西人因盤子而引起聯想，便捏造出一個故事來，前半與寶石湖略相似，大意是說我國父母包辦婚姻的不良，女兒與情人偕逃，父親追趕，他們便化為雙飛的鴿子。原書繪有一個盤子，盤上有橋，橋上有三人，橋旁有柳，柳上有二鳥。

第四篇中國美人與韃靼野獸(The Chinese Beauty and the Tartar Beast)簡直是在套美人與野獸的公式了。中國沒有這樣的童話，只有略相近似的蛇郎。第四篇的大意是說富商有三女，臨行，長女索寶石鞋釦，次女索寶石壓髮針，惟三女索萬里長城之磚。磚方動而韃靼現，囚之，親赴三女處，娶之歸，釋富翁。三女與韃靼吻，韃靼魔術解，遂復原為美麗的王子。這與格林的獅王不是完全一樣的麼？

一九二九，一，一四。

民間故事研究叢話集

白朗的中國童話集

白朗 (Bain Brown) 的中國童話集名為中國夜談，與費爾德的命名相同，小題目則為最古國的故事 (Story of Old China)。照小題目看來，不過是廣義的故事，但在該書的開端却明明的說是中華古國的民俗與童話 (The folklore and fairy tales of Ancient China)，又說是一世紀傳下一世紀，世代相傳的爐火旁的故事。若照這個標準看來，這本中華古國的故事可說是轉透了，我們簡直在這本書裏找不出什麼民間相傳的故事，大半只是一些文士的創作罷了。這本書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九篇，題為中國夜談，幾乎有二分之一是取材於聊齋志異的；第二部分十五篇，題為道教故事，可以說是全部取材於列子的，只有幾篇是例外；第三部分八篇，題為元宵節，大半都是取材於中國說部的。

第一部分取材於聊齋的四篇是：

第三篇 賈兒 (The Merchant's Son)

第四篇 石清虛 (The Stone from Heaven)

第五篇 雷曹 (The Thunder God)

白朗的中國童話集

第九篇 王六郎 (The Fisherman)

第三部分也有一篇是取材於聊齋的：

第八篇 香玉 (The Flower Nymphs)

這五篇據編者的誌謝與來源裏說，是抄自紀爾思 (Herbert A. Giles) 所譯的聊齋，那麼紀爾思的譯本至今並未絕版。又何勞白朗先生來做謄文公呢？

第二部分取材於列子的，據我所知已有十篇；而數係指掃葉山房的新式標點本：

第三篇 力與命 (Story of Effect and Destiny) 力命第六 (P. 1)

第四篇 季梁得疾 (The Illness of Chi Liang) 力命第六 (P. 8)

第五篇 禽獸之智 (The Intelligence of Animals) 黃帝第二 (P. 23)

第六篇 病忘 (A Bad Memory) 周穆王第三 (P. 10)

第七篇 尹氏之夢 (The Dreams of Kan Yin) 周穆王第三 (P. 8)

第八篇 薪於野者 (The Wood Gatherer) 周穆王第三 (P. 9)

第一篇 杞人憂天 (Man and the Universe) 天瑞第一 (P. 13)

第二篇 夢 (Dreams) 周穆王第三 (P. 1)

第一三篇 道士的誇大 (A Taoist Charlatan) 黃帝第二 (1.8)

第一四篇 周宣王之牧 (The Taoist Keeper) 黃帝第二 (1.10)

這十篇據編者的誌謝與來源說，是抄自柯勒白 (W. Arthur Cornaby) 所譯的中國念珠串 (A String of Chinese pearls for us)，那麼，又何勞白朗先生來做膽文公呢？倘若我是一個外國人，想知道中國的風俗人情和民間故事，一定不願意花錢買一本我已經在別處看到過的雜湊而成的書。白朗所選的五篇聊齋，十篇列子，在我看來，只有王六郎是够得上稱為童話的。我與周作人先生討論童話時曾說過：『聊齋中的王六郎頗似述的童話。』(《童話論集 1.68) 據聊齋所說招遠和章邱石坑莊都有這個傳說，『未知孰是』看來，是很合於童話的轉變性的。略似童話的則為列子中的道士的誇大，此篇三種困難的工作為跳岩，探珠，走火，頗似歐洲童話中所慣見的三次重複，不過後者的目的大半是在得妻，而前者的目的則在於得富罷了。後來商丘開說出一番大道理，便不像童話了。禽獸之智一篇完全是議論文，不知怎麼也闖入集內。列子本是雜湊而成的書，以闡明道家主旨為本，所以許多故事都帶有教訓色彩；與其說是故事，不如說是寓言。近人沈德鴻的中國寓言初編，便是把尹氏之夢 (沈題作尹氏治產) 和杞人憂天當作寓言收了進去的。聊齋我們知道大半是蒲留仙的創作，文筆頗多細膩處，與直率純樸

的童話是完全兩樣的。西洋搜集中國童話的人不從我們老百姓和孩子口頭採集蛇郎老虎外婆一類的童話，而從想像文學的現成書本裏去搜求，可謂失策，加之選擇又不審慎，便弄成非驢非馬的結集了。

第三部分的八篇除香玉取材於聊齋已經說過外，有五篇是取材於章回小說和白話小說的

第二篇 英雄韓信 (Han Hsin—Hero) 見西漢演義

第四篇 君子國 (The Country of Gentlemen) 見鏡花緣

第五篇 黃梁 (Contentment in Humbleness) 見唐人小說

第六篇 齊天大聖 (The Monkey that Became King) 見西遊記

第七篇 灌園叟晚逢仙女楔子 (The Taoist's Garden) 見今古奇觀

第一部分的第七篇樵夫 (The Woodcutter) 也是取材於今古奇觀的，原題作俞伯牙摔琴謝知音。君子國的開端還提到武則天催花的故事，齊天大聖是從石卵出世講到跳不出如來手心的。最荒謬的是英雄韓信一篇，把文彥博灌球和司馬光擊缸的故事都加到韓信身上來，我們固然也知道傳說是有遊移性的，但某種故事既固定以後，便不大會有轉變的了；說灌球和擊缸是

韓信的幼年時代軼事，誰聽了都會要失笑的。項羽的死更加奇怪；從司馬遷龍騰虎躍的文筆，我們已經知道項羽是在烏江自刎的，但白朗先生却硬要把演義上亂箭射殺龐涓的故事來加在項羽身上。他說：

『戰前韓信用蜜在河旁的大石版上寫了「天滅項羽」四個大字。一群螞蟻圍着蜜來喫，字跡便很清楚的顯現了出來。項羽過了河，看見石版上四個大字，不禁嘆道：「我真傷心呵，連螞蟻都知道天要滅我。我只有自殺了。」立刻這個稱雄一世的項羽便自殺了。』（P. 189）

勸渡的漁夫在這兒却變成螞蟻，項羽並非不願渡江，却是涉水而來的：這都是千古奇聞。司馬遷的話雖也不一定可靠，不過既有成說在前，我們何必再捏造一個大爲減色的故事呢？

第一部分裏的第一篇是談狐的，從姐己談到詩經，又從詩經談到狐假虎威，再把螺殼中的女郎的故事胡拉瞎扯的當作狐變的女郎，（天鵝處女式）大約是白朗先生自己的手筆了。

第一部分裏的第二篇是談茶的起源的。據說有四種來源：（一）隋文帝做了一個惡夢，一個鬼似乎把他的腦殼搬了出來，痛得要命。後來遇見一個和尚，用茶葉將他治愈。（二）從前一個人爲蜈蚣所咬，茶叟葉即愈。（三）達摩剜眼，變成茶樹。（四）晉元帝（三一七

一三二三)時一老婦在街上持盃賣茶，從早到晚，茶水永遠賣不完，還分送給乞丐和窮人。大家把她當作妖怪，監禁起來。那天晚上連人帶茶都不見了。據說這老婦就是觀音菩薩變的。第三個來源詳見拙著民間故事研究。(L.II)第四個來源有一點像呂洞賓故事。

白朗的書還有兩個缺點：

(一)譯音訛誤 有許多人名都譯得很奇怪，如俞伯牙譯作孔本達，(Kung Pen Tah)楚霸王譯作秦霸，(Chin Pa)之類都是。但他所燒直的聊齋和列子人名譯音却都很準確，只有白朗自己不爭氣。

(二)插圖牽強 全書只有四張插圖，以俞伯牙彈琴圖為最切當，其餘三張都很可笑。息夫人的一幅大約是從什麼石印的書譜如鍊石齋叢書之類裏取來的，所以形狀是方的，畫的是一個古裝美人手裏抱一個孩子，地下的一個較大的孩子槍着要抱，你猜白朗題的是什麼？他題的是一個中國母親在講童話。又有一幅村塾教書圖，白朗題作「一個中國士人在講故事。」還有一張姜太公釣魚圖，白朗硬要把白髮斑斑的姜太公當作王六郎稱之為兄的許漁夫。聊齋上雖未明言許姓年老年少，但却明說王六郎是少年，又說王六郎稱許漁夫為兄，如果許姓是老漁翁，王六郎應該稱他為老伯纔對，現在既稱之為兄，至多也不過是四十幾歲的人。

，決不會像圖上的漁夫鬚子拖得那麼長！

這本書這樣糟，施肇基還替他做序；這關係於我國的民族精神，施先生怎麼不把原書校正一番再做序呢？

一九二九，一，二〇。